

俄 苏 戏 剧 选

高尔基剧作集

避暑客

人物

巴索夫·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律师，近四十岁。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他的妻子，二十七岁。

卡列丽娅——巴索夫的妹妹，二十九岁。

伏拉斯——巴索夫的妻弟，二十五岁。

苏斯洛夫·彼得·伊万诺维奇——工程师，四十二岁。

尤丽娅·菲莉波夫娜——他的妻子，三十岁。

杜达科夫·吉利尔·阿基莫维奇——医生，四十岁。

奥丽珈·阿列克赛耶夫娜——他的妻子，三十五岁。

沙里莫夫·雅柯夫·彼得罗维奇——文学家，四十岁左右。

刘民·巴维尔·谢尔盖耶维奇——三十二岁。

玛丽娅·李沃夫娜——医生，三十七岁。

索尼娅——她的女儿，十八岁。

德沃耶托奇耶·谢明·谢米诺维奇——苏斯洛夫

的舅父，五十五岁。

萨梅斯洛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巴索夫的

助理，二十八岁。

齐明——大学生，二十三岁。

普斯托巴依卡——别墅看守工人，五十岁。

克罗皮尔金——看守工人。

萨莎——巴索夫家的女仆。

缠着半边脸的女人

谢明诺夫先生

穿黄色衣服的太太

穿格子纹西装的青年

穿天蓝色的衣服的小姐

穿粉红色衣服的小姐

士官学校学生

戴大礼帽的先生

} 戏剧爱好者。

第 一 幕

巴索夫家的别墅。一个大厅，这是饭厅兼客室。后墙靠左边一扇开着的门，通往巴索夫的书房，右边有一扇门通往他妻子的房间。这两间屋子中间夹着过道，过道的入口处挂着深色的帷幔。右墙上有一个窗子和一个通向阳台的宽大的门；左边墙上有两个窗子。房间中间放一张大餐桌。对着书房的门有一架钢琴。家具是用藤条编制的，专供别墅用的。只是在通往走廊的门口处有一张宽沙发，蒙着灰色的罩子。黄昏时分。巴索夫坐在书房里的桌旁，面前摆着一个带绿色灯罩的台灯。他正在写字，侧面对着门。他转过头来仔细看了看半黑的大房间里的什么东西，时而轻轻地哼着什么。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悄悄地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点着一根火柴，举在自己面前，环视四周。火熄了。在黑暗中，她静悄悄地向窗户走去，碰在一把椅子上。

巴索夫 什么人？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是我。

巴索夫 哦……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你取了蜡烛了吗？

巴索夫 没有。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你打铃叫一下萨莎。

巴索夫 伏拉斯到了吗？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站在通阳台的门口）不知道……

巴索夫 这哪像个别墅。安着电铃，可是满处都是裂缝……地板

嘎吱嘎吱地响……（开始哼一个愉快的调儿）瓦莉娅^①，你要走了吗？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我在这儿……

巴索夫 （收拾公文，并把它们装起来）你的屋子里风吹得厉害吗？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可不是吗……

巴索夫 你看！

萨沙上。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萨莎，把灯拿来。

巴索夫 萨沙，伏拉斯·米哈依洛维奇到了吗？

萨沙 还没呢。

萨沙下。回来时端来一盏灯，放在桌上靠近安乐椅的地方。她擦擦烟灰碟，正一下餐桌上的桌布。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放下窗帘，从书架上拿一本书，坐在安乐椅上。

巴索夫 （好心地）他开始不太守规矩了，这个伏拉斯……他懒……最近他的行为，总而言之……有一些不像话。这是实情。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你想喝茶吗？

巴索夫 不，我要去苏斯洛夫他们家。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萨莎，到奥丽珈·阿列克赛耶夫娜那儿走一趟……问她是否来跟我一道喝茶……

萨沙下。

巴索夫 （把公文锁在抽屉里）算啦，算是完了！（从书房中走出，伸了一下懒腰）瓦莉娅，你最好和他谈谈，当然，要间接点儿……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谈些什么？

巴索夫 哦，叫他对付自己该尽的责任更……注意些……啊？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我对他说。不过，我认为，你这样说他是不合适的……当着萨莎的面用这种语调……

^① 瓦莉娅是瓦尔瓦拉的爱称。——译者注。

巴索夫 （环视了一下屋子）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什么事情也瞒不过佣人的……我们房里多么空荡荡的啊！瓦莉娅，需要弄点什么东西盖上这光秃的墙……什么镜框啦……画儿啦……或者，你看，多么不舒服……哦，我要去了。把小手给我……你对我如此冷淡，话也不想说……为什么，啊？你的脸色也这么难看，为什么呢？告诉我！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你急着要去苏斯洛夫家吗？

巴索夫 是，该去了，我已经很久没有与他下象棋了……也很久没有亲你的小手了……为什么？这真奇怪！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忍住微笑）那么现在先别谈我的心情了……等你比较空闲的时候，咱俩再说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不是吗？

巴索夫 （安慰她）当然喽！我只是这样随便一说……又有什么事呢？你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又聪慧、又诚恳……还有些别的优点。你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我的事——一定会告诉我……可是为何你的眼睛这样亮？……不舒服吗？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没有，我没事。

巴索夫 要知道，……你应当做点什么事才行，我的亲爱的瓦莉娅！你总是看书……看的够多啦！……可是要知道，什么事情做过了份都是无益的，这是事实！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你若要在苏斯洛夫家喝红葡萄酒，可不要忘记这个事实呀……

巴索夫 （笑）你这是在说气话！不过，你要知道，这些时髦的、带刺激性的书比葡萄酒更无益。真的！那里面有一种麻醉剂……这都是些精神不正常的先生们写的。（打呵欠）看，那位像孩子们所说的“真的”作家很快就要到我们家中来了……不知道他变成了什么模样……也许，有点骄傲起来了……凡是这些场面人物都死气白赖地喜欢沾名钓誉……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反常的人！就

连卡列丽娅也是反常的；严格地说起来，她能算得上什么作家呢？见到沙里莫夫她一定会高兴。她就应该嫁给他才对呢！她老了……是的！有点些老了……总是唉声叹气的，好象得了慢性牙周炎似的……她可不像是个美人……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谢尔盖，你为什么废话如此多啊！

巴索夫 是吗？噢，没什么，反正只是咱们两个人说……对，我有时候爱吹……（从帷幔外面传来一声干咳）谁呀？

苏斯洛夫 （帷幔外面）我。

巴索夫 （走去迎他）我正准备到你那儿去呢！

苏斯洛夫 （默默地同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示意问候）走吧。我就是来找你的……你今日没有到城里去吗？

巴索夫 没有。怎么？

苏斯洛夫 （假笑）听说你的助手在俱乐部赢了两千卢布……

巴索夫 是吗！

苏斯洛夫 他是从一个烂醉的生意人那儿赢来的……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您老是说得那么……

苏斯洛夫 怎么？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看，……赢了钱——还强调说从酒鬼那儿赢来的。

苏斯洛夫 （笑）我可没有强调哇。

巴索夫 这有什么特别的？若是他说萨梅斯洛夫灌醉了那个商人，而后赢光了他的钱——那才真是卑鄙的做法呢！……走吧，彼得……瓦莉娅，等伏拉斯到了的时候……哦！这不是他……来了！

伏拉斯 （走进，手里拿着一个旧皮包）您想念我了吗，我的老板？非常荣幸！（向苏斯洛夫，好象威胁他一样，开玩笑地说）有一个人，看起来似乎是刚从外地来到的人，正在找您呢。他挨家挨户地、大声地对人们打听——您住在什么地方……（走向姐姐）瓦莉娅，你好。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你好。

苏斯洛夫 见鬼！可能那是我舅父……

巴索夫 如此说，到你那里去不方便吧？

苏斯洛夫 啊，什么话！你以为，跟一个几乎都不认识的舅父在一起，我能高兴吗？我有十来年没见过他了。

巴索夫 （向伏拉斯）请到我这儿来吧……（把伏拉斯拉到书房去。）

苏斯洛夫 （开始吸烟）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您不想来我们家吗？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不想……您的舅父——有钱吗？

苏斯洛夫 有钱，很有钱。您以为，我只是厌恶穷亲戚吗？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不知道……

苏斯洛夫 （生气地咳嗽）你们这个萨梅斯洛夫一定有一天会让谢尔盖丢人的，您等着瞧吧！他是个恶棍！您同意吗？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安静地）我不愿意与您谈他。

苏斯洛夫 哦，好吧……得了吧。（沉默了一下）可是您——有些在表演您的直率……请您小心，直率的人这个角色可是个不好演的角色……为了不把他演坏，就得有顽强的性格，有勇气、有智慧……您不生我的气吧？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不。

苏斯洛夫 您不想辩解吗？又或是您心里同意我的话吧？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随便地）我不会辩解……不会说……

苏斯洛夫 （抑郁地）不要生我的气，我很难想象有这种人，他勇于作诚实的人。

萨 莎 （入）奥丽珈·阿列克赛耶夫娜说，她立刻就来准备菜吗？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准备吧。

萨 莎 尼克拉·彼得罗维奇来我们这儿了。（下。）

苏斯洛夫 （走到书房门口）谢尔盖，你好了吗？……我要走了……

巴索夫 等一会儿，马上就来！

萨梅斯洛夫 （上）您好，女主人！您好，彼得·伊万诺维奇。

苏斯洛夫 （咳嗽了几声）您好，您就像是……小蝴蝶。

萨梅斯洛夫 一身轻的人！心里和钱包里都是轻飘飘的，脑袋里也是轻飘飘的！

苏斯洛夫 （有点粗鲁地带着讽刺的口吻）对于头和心里怎样，我不打算过问，可是谈到钱包——听说您在俱乐部把一个人赢光了……

萨梅斯洛夫 （温和地）说我么，赢倒是赢了。假若说赢光了——这是对于骗子手使用的语言。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对于您，总是让人能够听到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据说，这是不平凡的人的命运。

萨梅斯洛夫 至少我自己，在听到有关我的传言时，已经逐渐相信了我的不平凡了……可惜，我赢的不多——只有四十二个卢布……

苏斯洛夫干咳了两声，走到左边，从窗口向外看。

巴索夫 （走出书房）就这些吗！我还等着喝香槟酒呢……那么，您有什么要对我说的话吗？我正准备要……

萨梅斯洛夫 您要出去吗？那我以后再说，这不是什么急事。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真是太可惜了，您没有去看戏！尤丽娅·菲莉波夫娜演得棒极了……真是妙不可言！

……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我原本就是喜欢看她演戏的。

萨梅斯洛夫 （津津有味地）她是个天才！我要是胡乱说错了，就把我的头割下来！

苏斯洛夫 （嘲笑地）如果真的需要割下来时怎么办？要是根本没有头，可就不方便了……噢，走吧，谢尔盖！再会，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再会……（向萨梅斯洛夫点头。）

巴索夫 （向书房看，伏拉斯正在那儿整理公文）那么明天早上九点以前您把这些全部都抄完，——可以吗？——伏拉斯您希

望吧……可别得了失眠症啊，可敬的老板……

苏斯洛夫和巴索夫下。

萨梅斯洛夫 我也要走啦……女主人，请把您的尊手交给我吧。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请您留下来喝茶吧！

萨梅斯洛夫 要是您允许的话，我以后再来看。现在，不行！（很快地下。）

伏拉斯 （从书房走出）瓦莉娅！在这间房子里还喝茶不喝呀？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打铃叫萨莎。（两手放在他的肩上）干嘛你这样筋疲力尽的样子？

伏拉斯 （用颊擦她的手）累了。从十点到三点待在法院中……从三点到七点在城里跑来跑去……舒罗奇卡^①！……我连午饭都还没有来得及吃哪。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抄抄写写……这不是你做的工作，伏拉斯！

伏拉斯 （玩笑地）需要想法子升职以及其他等等……我知道。可是，瓦莉娅！我喜欢做比较，就拿房顶上打扫烟囱的人举例吧，当然，他站的比别人都高……可是他怎能高过他自己去呢？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不要说废话吧！为什么你不想找个别的工作……更有用的、更有意义的？……

伏拉斯 （诙谐地假装生气）夫人！我虽然是间接地，但也是密切地参加了神圣的私有财产制度的保卫工作——但是您却把这叫做无益的工作！这思想多么腐朽！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你不会说些正经话吗？……
萨莎上。

伏拉斯 （向萨莎）最可敬爱的！麻烦您，请给我点茶和吃的吧。

萨莎 一会儿就拿来。肉饼行不行？

伏拉斯 肉饼也要，其它的类似的肉饼的东西也行……我等着！

^① 舒罗奇卡是萨莎的爱称。——译者注。

萨莎下。

伏拉斯 （搂住姐姐的腰，同她一道走着）哦，你怎么啦？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我不知道为何感到忧愁。伏拉西克！要知道……有时候，不知为何……什么都不想，可是觉得好象全部身体都做了俘虏……一切都好像陌生的……隐隐地对你敌视……一切都是没人需要的……所有的人似乎不认真地生活……就说你吧……你逗乐……开玩笑……

伏拉斯 （戏谑地在她面前摆了一个姿势）

不要责备我，我的朋友，
我所以时常开玩笑，
是想用来在你面前
掩饰自己的烦恼……

这是我作的诗，并且比卡列丽娅的要好得多……但是我不把它全部念完：有一丈多长呢……亲爱的姐姐！你想要我正正经经的吗？是的，也许，独眼人都想看到所有的人都是一只眼睛。

萨莎端着茶具上，灵巧地在桌边忙碌着。听见守夜人的梆子声。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得了吧，伏拉斯！不要说废话啦。

伏拉斯 他说，好吧，于是忧愁地沉默起来了。对！姐姐，你丝毫都不仁慈！我全天不说话，抄写各种起诉书和无谓的状纸……当然，到了晚上就想说说……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我却想要走，到一个朴实的和健康的人住着的去；那里的人们用另外一种语言说话，并且做着一些严肃的、重要的、大家需要的事情……你明白我吗？……

伏拉斯 （沉思地）是的……明白……不过，你哪儿都不会去的，瓦莉娅！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没准，我会走的。

冷场。萨莎拿来茶饮。

也许明天沙里莫夫就要来了……

伏拉斯 （打呵欠）我不喜欢他近期的作品——空洞、枯燥、没意思。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有一回在晚会上我看见过他……我那儿会儿还是个中学生……我记得，他走上台，是那样有力量、那样坚定……满头浓密的、倔强的头发，脸是直率的、英勇的……是这样一个人的脸，他知道喜欢什么，知道怨恶什么……懂得自己的力量……我看着他高兴得打颤，真有这样的人……当时真好得很！是的！我记得他怎么劲头地摇幌着头，他那一绺不驯顺的黑头发落在额前……我也还记得他那充满灵感的眼睛……这话已经过了六、七年——不，已经八年了……

伏拉斯 你梦想着他，就像一个女学生想念一个新来的男教师一样。小心点，我的姐姐！我听说，作家在引诱女人方面可是大能手……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这可不好，伏拉斯，这是俗气！

伏拉斯 （天真地，真诚地）哦，你可不要生气，瓦莉娅！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你要知道……我等待他……像等待春天一样！我过的生活可不好……

伏拉斯 我知道，知道。我自己过的也不好……活着好像于心有愧似的……不舒服……而且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对，伏拉斯，说的没错！可是你为什么……

伏拉斯 装小丑吗？我不想让他人看出来我过的不好……

卡列丽娅 （上）多么幽美的夜呀！你们却在这里坐着——这里好象还有一股煤气味儿。

伏拉斯 （抖擞精神）您好，不着边际的瓦西里耶夫娜！

卡列丽娅 林子里多么幽静，多么寂寥……真好！月华如水，树荫又稠密又柔美……白天无论如何也没有夜晚美丽……

伏拉斯 （学他的声调）是呀！老太太们总是比姑娘们更快乐，

龙虾飞的比燕子还快……

卡列丽娅 （在桌旁坐下）您什么都不明白！瓦莉娅，给我倒杯茶……没有人到咱们这儿来过吗？

伏拉斯 （用教训和玩笑口吻）“没有人”，就是说，谁也不可能来，又或说谁也来不了……因为“没有谁”就是谁也不存在。

卡列丽娅 请您让我宁静一会儿吧。

伏拉斯无言地向她鞠了一躬，走到书房里去，整理桌上的文件。窗外远远听得见守夜人的梆子声和轻微的口哨声。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尤丽娅·菲莉波夫娜是否来找过你……

卡列丽娅 找我，噢，对了……关于演戏的事……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你去过树林子里吗？

卡列丽娅 是。我遇到了刘民……他说了你半天……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他都说了些什么？

卡列丽娅 要知道……

冷场。伏拉斯开始用鼻音小声地哼着什么歌子。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叹气）这是很让人难过的事。

卡列丽娅 是指他吗？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有一回他跟我说，对女人的爱情——是男人的无奈的义务……

卡列丽娅 你以前不是这样对待他的。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你觉得这是我的过错吗？是吗？

卡列丽娅 哦，不，瓦莉娅，不是！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开始我曾经努力消除他那种哀怨的情绪……确实，我曾对他非常关心……后来当我看出来这会引出什么结果……他就走了。

卡列丽娅 你向他说清楚了吗？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一个字都未曾说过！我没有，他也没有……

冷场。

卡列丽娅 他的爱情也许是温吞吞的，不强烈的……整个爱情都是在漂亮的词汇中……并且没有快乐。没有快乐的爱，对女人说来是悲哀的。你不觉得他是驼背的吗？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惊奇地）没有看出来……是吗？你弄错了！……

卡列丽娅 在他身上，在他心里有一种不协和的东西……当我发觉一个人的这种情况时，我就开始感到，这个人的肉体也是奇形怪状的。

伏拉斯 （从书房走出，忧郁地挥舞着一捆文件）注意到这种小案件非常之多并从这个事实出发，女主人，我荣幸地对您说明：尽管我有极其强烈的愿望，我是无法在主人指定的时间完成交给我的这种不愉快的任务的！……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过一会我帮你弄。喝杯茶吧。

伏拉斯 我的姐姐！你既然是我的姐姐！你为此而自豪吧！不切实际的瓦西里夫娜，您也学着点儿爱他人吧，趁我姐姐和我自己都还没死！……

卡列丽娅 要知道，您是个驼背吗？

伏拉斯 从何种观点看呢？

卡列丽娅 您的灵魂是驼背的。

伏拉斯 这个，我想，不至于损害我的外貌吧？

卡列丽娅 粗鲁无礼就和驼背一样的难看……蠢人就好似瘸子……

伏拉斯 （学着她的声调）瘸子——相对您的格言来说……

卡列丽娅 卑鄙的人在我看来就好似的麻子，而且他们好象都是淡黄色头发的……

伏拉斯 全部的黑发男子都是很早就结婚的，但是形而上学者却是又瞎又聋……真可惜，他们却有舌头！

卡列丽娅 这话并不好笑！你大概连形而上学都不懂吧。

伏拉斯 懂。烟草和形而上学对于喜好的人说来是享乐的对象。我不抽烟，对于烟的害处丝毫也不知道，可是却念过形

而上学，这种东西让人呕吐和头晕……

卡列丽娅 愚笨的大脑闻见花香都会发晕的！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你们不要再吵了吧！

伏拉斯 我想吃点东西——这是比较有益处的事。

卡列丽娅 我要弹一会儿琴——这倒会好一点。瓦莉娅，这儿多么憋闷啊！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我打开通凉台的门……奥丽珈来了……

冷场。伏拉斯喝茶，卡列丽娅坐到钢琴旁边。窗外传来守夜人的轻轻的哨声，听得见远处更轻的回答他的哨声。卡列丽娅悄悄地触动中间的琴键。奥丽珈·阿列克赛耶夫娜进来，迅速地放下帷幔，像飞进来一只受惊的大鸟。她从头上摘下灰色的大头巾。

奥丽珈·阿列克赛耶夫娜 你看我……好不容易挣脱出来了！（吻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晚安，卡列丽娅·瓦西里耶夫娜！啊，弹吧，弹吧！不握手也一样，不是吗？你好，伏拉斯。

伏拉斯 晚安，大妈！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哦，坐下吧……为你倒杯茶吧？怎么你这么久没来？

奥丽珈·阿列克赛耶夫娜 （神经质地）慢着！那里的话，外边可怕得很……我觉得好象树林里躲着什么……坏人……打更的在吹哨子，这种哨声是……一种悲伤的，嘲弄的……他们干嘛要吹哨子呀？

伏拉斯 是呀！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吹哨子嘲笑我们呢？

奥丽珈·阿列克赛耶夫娜 我本想早点来你这儿……但是娜嘉大发了一阵脾气。也许，她也有点不舒服了……因为沃利卡不舒服了，你明白吗？是啊，他在发烧……而后又要给索尼娅洗澡……米沙吃过中饭就跑到村子里去了，方才才回来，浑身衣服弄得又脏又破，当然，肚子也饿了

……正好我丈夫从城里回来，不知怎么生了气……不声不响，皱着眉头……我真是忙得团团转……这个刚来的女佣人……简直让人受不了！她用开水洗奶瓶，把瓶子都洗炸了！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微笑着）我的不幸的人……亲爱的！你累了……

伏拉斯 啊，玛尔法，玛尔法！你烦心的事太多了——所以，面包不是烤过了火就欠火……多聪明的话啊！

卡列丽娅 可是听起来不怎么样：过火欠火——哼！

伏拉斯 请您原谅——俄罗斯语言可不是我编出来的！

奥丽珈·阿列克赛耶夫娜 （有一点不高兴）当然，您听着这些话好笑……您觉得乏味……我懂！但是，这有什么法子！一个人关心什么，他就总说什么……孩子们……当我一想起他们来，我的心就像着火了一样……孩子，孩子！瓦莉娅，照顾他们很不容易，太难了，你要明白就好了！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原谅我，——我老是觉得，你是夸大其辞……

奥丽珈·阿列克赛耶夫娜 （激动地）不，你不能这样说！你不能下这样的妄语……你不能！你不知道对孩子们的责任感是一种多么沉重的、压人的感情！因为他们要问我：应该怎样生活……然而我说什么呢？

伏拉斯 您又何必过早地操这份心呢？也许他们不会问您，没准他们自己能够猜想到应该怎样生活……

奥丽珈·阿列克赛耶夫娜 您压根不知道！他们已经问过了，已经问过了！这是个可怕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论是我，是您，是随便什么人都回答不上来的！作一个女人真是太难了！……

伏拉斯 （声音不大，但是严肃地）需要作一个人……（走到书房去，在桌旁坐下，写字。）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不要再说了，伏拉斯！（站起身来，慢慢地从桌边走向通阳台的门。）

卡列丽娅（幻想地）但是，朝阳用自己的微笑熄灭了天空的星辰。（也从钢琴旁站起，和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并肩站在通阳台的门旁。）

奥丽珈·阿列克赛耶夫娜 看来，是我引起大家的忧愁来了吧？就像只夜猫子……哎呀呀！好吧，我不再说这些事了……瓦莉娅，你干嘛走开呀？到我这儿来……否则我就会以为你不高兴跟我在一块儿。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迅速地走近她）怎么尽胡说，奥丽珈！我只不过是非常同情你……

奥丽珈·阿列克赛耶夫娜 不要这样……你知道，我自己有时候觉得自己讨厌……有时候也不幸……我觉得，我的整个灵魂变小了，变得像一只老了的小叭狗……是有这么一种家养的小狗，他们特别凶，不喜欢任何人，总是打算偷偷摸摸地咬谁一口……

卡列丽娅 太阳升起又落下，然而人们的心里总是黄昏。

奥丽珈·阿列克赛耶夫娜 您说什么？

卡列丽娅 我吗？……这……没什么，我在自己和自己说话……

伏拉斯（在书房中用鼻音唱着“永久的纪念”）家族的幸福……家族的幸福……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伏拉斯，我请求你，不要再唱啦！

伏拉斯 不唱啦……

奥丽珈·阿列克赛耶夫娜 这是我把他带起来的……

卡列丽娅 有些人从树林里走出来了。看，多么美啊！还有，巴维尔·谢尔盖耶维奇那样滑稽地摇摆着两只手……

瓦尔瓦拉·米哈依洛夫娜 与他一起的还有谁？

卡列丽娅 玛丽娅·李沃夫娜……尤丽娅·菲莉波夫娜……索尼娅，齐明……还有萨梅斯洛夫。

奥丽珈·阿列克赛耶夫娜（裹上披肩）我这副模样多么难看哪！